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老年同志的三重污名：老年、同志、性

The Stigma of Elderly Gay Men: Aging, Homosexuality and Sex

doi:10.6752/JCS.201203_(13).0015

文化研究, (13), 2011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3), 2011

作者/Author：喀飛(Gofyy)

頁數/Page：308-312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11/09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203_\(13\).0015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203_(13).0015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老年同志的三重污名：老年、同志、性

The Stigma of Elderly Gay Men: Aging, Homosexuality and Sex

喀飛
Gofyy

我是個喜歡講故事的人，在我參與的同志運動或聽聞的同志歷史，我覺得有很多文本一直沒有被發覺、被研究、被探討。或者說，有更多的同志研究、性別研究、酷兒研究在台灣，有時候總會讓我感覺，如果可以和同志活生生的歷史現場更貼近，將會有更大的運動能量。因此，我總是特別喜歡講過去被遺忘的故事來對照或回應我所讀到的論文。

關於性身分、同志身分的污名，我想到一件14年前的歷史慘案。在1996年2月17日，台灣中部的台中市發生一起嚴重的火災，有17位客人在清晨的睡夢中，被燃燒的烈火奪走他們的生命。這家叫夏威夷的三溫暖，是男同志的三溫暖。當年每一家報紙描述這場火災時，都會提及許多喪命者的家人充滿了疑惑，不能理解他們的兒子、兄弟、親人為何會出現在這裡。火災發生在農曆年的除夕清晨，除夕是台灣習俗要回家與家人團圓吃年夜飯的重要節日，許多死者都是在外地工作，利用返鄉過節、踏進家門的前一夜來到自己家鄉的這個三溫暖過夜，打算白天起床後，再回到家裡過年。

當年看著媒體的報導，我有深刻的、說不出口的哀傷，這些死去的同志，到了生命最後一刻，依然是在衣櫃裡頭。報紙刊出了他們正式的姓名，那個父母親、家庭給的名字裡，是無法讀出他們的同志身分，不止家人不懂他們的死是怎麼回事，恐怕連他們最親近的同志朋友，都因為只知道他們的暱稱、小名，而無法從媒體報導中得知，這場火災失去生命的人可能是他們的好朋友。

這種不能說出口的污名，特別是在老年同志身上更明顯。

以下我想以我參與的組織：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老同小組的田野觀察，所引發我的一些想法，回應海濶愛教授在本篇論文中提及的污名。

I

這四年來，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老同小組，進行了將近20位55歲以上老年男同志的生命故事訪談。在這些故事當中，「同性戀」這個身分的不能說、說不出口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我舉兩個故事來說明。

其中有一位53歲的玉蘭仙子，在我們和他進行訪談時，一次又一次、緊張地問：這個不會寫到報紙雜誌上吧？過去30多年，他混跡公園、男同志三溫暖，與人邂逅、認識，從來不敢給人家裡的電話，從不曾有人知道怎麼與他聯繫。這使得他和萍水相逢者永遠都不可能連結。

過去，年輕的時候，他擔心「同性戀身分」被家裡的父母親知道，現在他老了，父母已經過世，他卻是擔心被家裡的晚輩知道。即使同性戀在現今的台灣，或者說台北，已經不再是太難說出口的身分，但是對他而言，讓哥哥的小孩——他的侄兒知道他的同性戀身分，仍然是一件羞恥、丟臉的事情。污名透過家庭關係運作的壓迫，繼續存在。

對於這些經歷過「同性戀是骯髒、黑暗、見不得人」強大污名歷史的老gay來說，許多人仍然擺脫不了污名的歷史印記，台北三萬人同志參與遊行，彷彿對他並沒有產生更多對抗的能量。

我們的訪談有大部分的老gay來自於一家中老年男同志三溫暖「漢士」。在這個空間裡，很像是社區中心，許多超過50歲、60歲的老gay每天都要去報到，他們好像家人或社區的居民，在這裡可以和熟悉的老朋友聊天、唱歌或是打打鬧鬧，用最三八、互相嘲諷的語言，翹起蓮花指，以姊妹相稱，自在地互動相處。

這樣的中老年男同志三溫暖，在台灣同志文化最發達、人口超過300萬的台北市，或者說，占台灣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台北地區，也僅僅有兩家。一方面，我們對於有這樣的空間存在，感到慶幸與珍貴，另一方面，也讓人遺憾，為什麼中老年男同志，卻只能有這兩個空間可以生存！

另一個故事：有一位結婚的60歲的gay，每個週一到週五在異性戀家庭裡扮演父親和丈夫的角色，每天都期待週末的到來，只有週末他才能來到這個中老年三溫暖，快樂地做自己。他對我們說，在這裡，你可以叫我的綽號、叫我阿姨大姊，但是走出這個門，你叫我的話，我不會理你。

對這些中老年男同志來說，不只是同性戀身分在社會裡要躲藏、掩飾，老年的身分，在同志社群裡也要被局限。同性戀、老年，這兩件事，都充滿了污名。

II

而在他們身上，還有第三重的污名，就是性。

老年同志的性、追求性，在年輕的男同志族群裡遭到排擠和嘲笑，年輕男同志普遍認為老gay是猥瑣、或是無性、不該有性的族群。這種說法來自於他們經歷過或僅只是聽到的，某些人面對老gay對他們示好、性邀約的片段經驗。

這樣的說法很熟悉，也經常來自於異性戀男藝人在報紙訪問時，對於健身房中被男同志掀開浴簾、摸屁股等嫌惡的說法。但是，年輕男同志討論這些報導時，會很清楚地說，這是藝人炒作的新聞，只是這些對gay歧視性的言論，卻不自覺地也把這種歧視，加諸在不同世代的老gay身上。

歧視的運作，沒有消失過，歧視的歷史也依然存在於老gay身上的污名印記。在男同志社群裡，污名有時不被看見，或選擇性遺忘。

airiti

排斥老、拒絕老gay，把老gay踩在更底層，是年輕世代揚棄污名、認同自我同志身分的同時，遠遠拋棄、遺忘的軌跡。

田野的訪談，讓我們看見老gay的多樣性，這些人當中，還有更多不同的樣貌，包括：戀童者、性交易者、黑道、憂鬱症病人、愛滋感染者、失業者。這群老gay身上的污名，也就不只是老年、同志、性的污名，還包含了這許多也帶有污名的不同身分。

III

酷兒理論引進台灣之時，正值1990年台灣同志運動發展的初期還不到五年的時間。在台灣的同運動開始之前，並沒有同志組織、身分認同政治的進行。這樣的銜接，讓酷兒理論與同志運動並行發展於台灣，和美國有很大不同的發展脈絡。

也就是說，當台灣的同志運動開始以身分認同政治進行的同時，部分的參與者也接觸吸收了酷兒理論的養分，可是台灣卻沒有酷兒理論背後原本污名存在的歷史背景。這種交錯的軌跡，讓酷兒理論原本可能發揮的能量，受到很大的局限。

例如：光是「酷兒」一詞，中文的譯名早就和原本英文中queer原意所帶有的怪胎、變態的歷史印記相去甚遠，中文的「酷兒」太光鮮亮麗、太時尚，甚至是知識階級的光環。這樣的中文意涵，也影響著酷兒論述進入台灣運動脈絡可能顛覆的力道。如果要找到對應的中文語彙，國語的「人妖」，台語的「腳仔仙」指稱的群體雖有不同，在精神上其實更貼近「酷兒」一詞的污名內涵。

海澀愛教授認為「酷兒」一詞在西方脈絡已經不再能夠代表當初各種性邊緣主體來發聲，她提議採用「污名」這個字眼，來召喚一種邊緣弱勢的連線政治，大家都要看見身上所帶著的污名、甚至擁抱它。這種來自學術研究的反思與提醒，我很可以理解，我也認為台灣版的「酷兒」不太能夠完全體現邊緣弱勢身上所帶著的「污名」。

只是，以我的經驗來看，改用「污名」來取代「酷兒」放到台灣的運動脈絡裡，可能會產生某些尷尬難言的狀況，例如我前面所提到的老年同志的三重污名。又或者是，我認為愛滋感染者身上的「污名」讓他們遭受到各種制度性與社會性的歧視，去除愛滋污名一直是愛滋運動與同志運動的第一要務。所以，若是不斷強調「污名」，可能會讓不清楚學術研究脈絡的人，誤以為我們就不要去污名了。尤其是，當我們在社運遊行群眾的面前、在集結抗爭的現場、在跟政府官員對抗斡旋的會議裡，都很難在短時間內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。

所以，我認為在台灣可以策略地採用「污名」來描述諸如老年同志與愛滋感染者等等邊緣弱勢的處境，但若要藉以想像或召喚更大的運動與政治力量，或許還需要更多在地化的討論與實作。